

极端组织“伊斯兰国”

国际社会打击“伊斯兰国”组织的态势评估^①

李小鹿

摘 要：“伊斯兰国”组织的崛起是中东地区内部和外部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国际社会在打击“伊斯兰国”组织的行动中，各国之间的博弈很大程度上制约着打击效果。美俄在叙利亚反恐行动中的博弈、地区反恐中的土耳其因素、欧洲国家在叙利亚问题上的博弈、叙利亚内战及反恐局势的变动、地区教派矛盾等均对国际反恐合作产生了不同程度的消极影响。由于国际社会在叙利亚政局走向及地区反恐问题上仍存在深刻分歧，尽管当前“伊斯兰国”组织的整体力量呈现下降趋势，但彻底消灭该组织仍将是长期的过程。

关键词：“伊斯兰国”组织；中东；反恐；美俄博弈；教派冲突

作者简介：李小鹿，博士，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副教授（北京 100091）。

文章编号：1673-5161(2016)03-0103-15 中图分类号：D815 文献标识码：A

2015年中东地区叙利亚、伊拉克、利比亚、也门四国形势持续动荡。其中叙伊乱局存在长期化趋势，这与以“伊斯兰国”组织(IS)为代表的恐怖主义势力疯狂肆虐存在直接联系。当前，效忠“伊斯兰国”组织的极端组织已遍及北非、西非、东非和西亚、南亚、中亚、东南亚等地区，“伊斯兰国”组织频繁实施恐怖袭击，其溢出效应已威胁到包括欧洲国家在内的西方世界，已然成为全球最具威胁的极端组织。打击“伊斯兰国”组织的反恐行动，不仅掺杂着复杂的地缘政治因素，也是中东区域内外大国博弈的过程，这使打击“伊斯兰国”组织的行动变得漫长而艰难，也使得地区恐怖主义存在进一步反弹的可能性。

^① 本文为2015年度国家社科基金课题“我国实施‘一带一路’战略在大中东地区面临的安全风险评估”(15BGJ018)的阶段成果。

一、“伊斯兰国”组织崛起的原因及影响

(一) “伊斯兰国”组织崛起的两大原因。

“伊斯兰国”组织崛起的外部原因主要包括两个方面。

一是西方列强长期在中东实行霸权主义。1916 年,英法等国达成《赛克斯—皮科协定》,瓜分了奥斯曼土耳其,在未考虑地区内部复杂的民族和宗教现实的情况下,人为划分了叙利亚、伊拉克等国家的边界。1920 年,协约国决定叙利亚由法国托管,伊拉克由英国托管,叙、伊被殖民统治,并逐渐演变为两个独立国家。这种建国方式使地区内原有的民族和宗教矛盾进一步复杂化,并为日后叙、伊国内的不稳定埋下了历史隐患。在阿萨德和萨达姆的集权体制下,两国保持了统一和总体稳定,但其政权仍存在脆弱性,各类民族、教派和宗派矛盾十分尖锐。2003 年,美国入侵伊拉克并推翻了萨达姆政权,直接导致原萨达姆政权复兴党残余势力被驱逐出政府部门后,加入扎卡维领导的极端组织进行反美武装活动,并使伊拉克陷入了长期的教派和民族冲突。“在美国的霸权之下,伊拉克经历了多个至今仍然在持续的阶段。法律的丧失、宗派主义和混乱失序成为后萨达姆时代的主潮。”^①英国前首相布莱尔也承认,当年美国领导的伊拉克战争是“伊斯兰国”组织崛起的重要原因之一。^②2011 年,以美为首的西方国家试图借叙利亚内战颠覆巴沙尔政权,美国与地区部分国家对鱼龙混杂的叙利亚反对派武装的资金和武器支持,为“伊斯兰国”组织趁乱壮大提供了空间。

二是地区国家和各种力量间的地缘政治博弈和教派矛盾使叙内战久拖未决,为“伊斯兰国”组织提供了活动空间。以伊朗为首的什叶派势力和以沙特为首的逊尼派势力以教派划分势力范围,并借此在叙进行代理人战争。什叶派和逊尼派和各自阵营的形成“并非仅仅是宗教上的亲缘,最终的决定性因素依然是国家利益。在叙利亚的局势变化中,阿拉伯联盟多国和西方的共识是推动大马士革政权更迭,进而削弱伊朗,以便把伊朗的影响力压缩在海湾一带”^③。“伊朗对叙利亚巴沙尔政权的支持并非单纯出于教派利益和意识形态的考量,而是出于维护双方同盟关系和共同安全利益的战略需求,同时也为了巩固叙利亚在‘什叶派新月地带’中的战略枢纽地位,反对沙特、土耳其和西方通过颠覆巴沙尔政权削弱伊朗的图谋。”^④美国、沙特和

① [美]塔比特·A. J. 阿卜杜拉《伊拉克史》张旭鹏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3 年版,第 13 页。

② Alex Wellman, “Tony Blair Says ‘Sorry for Mistakes of Iraq War,’” October 24, 2015, <http://www.mirror.co.uk/news/uk-news/tony-blair-says-sorry-mistakes-6699926>, 登录时间:2015 年 12 月 30 日。

③ 王宇洁《当代中东伊斯兰教派冲突:神学还是政治?》,载《西亚非洲》2015 年第 5 期,第 26 页。

④ 包澄章、刘中民《对中东变局以来中东教派主义的多维透视》,载《西亚非洲》2015 年第 5 期,第 40 页。

土耳其等国一直为叙反对派提供武器和资金,为叙利亚的“伊斯兰国”组织通过各种途径间接获得资源提供了便利。土耳其纵容“伊斯兰国”组织招募的各国极端分子从土叙边境进入叙利亚,使该组织在叙战乱中不断壮大自己的武装力量。

从内部看,“伊斯兰国”组织迅速崛起和壮大也得益于其自身能力和发展策略。

第一,“伊斯兰国”组织拥有一整套生存和发展策略,突出表现为其对地区教派矛盾和地缘政治矛盾的利用。该组织将巴沙尔政权作为攻击目标之一,导致部分西方国家和地区大国希望借助其推翻巴沙尔政权。同样,“伊斯兰国”组织也攻击叙、伊两国的库尔德人,叙库尔德人和被土耳其视为恐怖组织的“库尔德工人党”联系密切,因此“伊斯兰国”组织很大程度上得到了土耳其的纵容。在伊拉克,“伊斯兰国”组织占领了该国西北部逊尼派聚集区的大片土地,而亲政府的什叶派民兵难以进入逊尼派势力范围打击该组织。^①

第二,“伊斯兰国”组织以恢复中世纪哈里发制度为“己任”,获得了部分逊尼派穆斯林的认同。公元8世纪,地跨欧亚非三洲、实行哈里发制度的阿拉伯帝国曾盛极一时。近代以来,随着奥斯曼帝国的解体,哈里发制度被废除,中东逐渐沦为西方大国分而治之的牺牲品,穆斯林民众长期怀有屈辱感。在探索自身发展道路的过程中,中东伊斯兰国家长期存在世俗道路和宗教道路之争,部分民众受西方思想影响和舆论蛊惑,热衷于西方的“民主”道路和选举制度;部分民众认为回归伊斯兰、建立政教合一的国家才能实现民族和国家的复兴。“阿拉伯之春”以来,随着多个阿拉伯国家世俗政权的倒台,伊斯兰政治力量一度呈现上升趋势,阿拉伯国家再次出现了两条道路之争。“伊斯兰国”组织的“建国”行为正是在地区反复动荡和伊斯兰主义回潮的背景下发生的。早在2011年,“阿拉伯半岛基地组织”在也门南部宣布建立“伊斯兰酋长国”,此后10个月内一直保持对该地区的实际控制,最终被也门政府军赶出了占领区域。之后,“基地”组织在马里等国的“建国”行为都遭受挫折。2014年6月底,“伊斯兰国”组织宣布建立“哈里发国”时,已在伊拉克和叙利亚占领了大片土地,建立了准国家化的政治实体。据相关报道,至2015年12月中旬,该组织控制的地域有所减少,但仍达7.8万平方公里。“伊斯兰国”组织对占领区进行全面管理,“不仅建立了立法、安全、军事、财政、情报等九个委员会,还在攻占地区建立了严密的管理机构”^②。这对中东伊斯兰国家渴望“复兴伊斯兰”及西方社会中被边缘化的穆斯林民众具有一定的吸引力。在西方社会,穆斯林群体遭遇“社会经济不平等以及政治方面的排斥和压制,还有西欧国家右翼政治势力的反穆斯林言论和政策对

^① “Iraqi Troops Storm Ramadi In Bid to Retake IS-Controlled City,” RFE/RL, Global Security, December 22, 2015, <http://www.globalsecurity.org/wmd/library/news/iraq/2015/iraq-151222-4ferl01.htm>, 登录时间:2015年12月27日。

^② 刘青建、方锦程《恐怖主义的新发展及对中国的影响》,载《国际问题研究》2015年第4期,第117页。

穆斯林群体利益和自尊”造成伤害,加之“身份认同驱动的维护群体利益和尊严”动机,^①使“伊斯兰国”组织的“建国”行为“对国际范围内的圣战分子产生了强大吸引力,并起着巨大的榜样作用”^②,吸引世界各地的极端分子纷纷加入。

第三,“伊斯兰国”组织具有成熟的军事策略和较强的军事作战能力。“伊斯兰国”组织为拓宽资金来源的渠道,常选择夺取有丰厚物质回报的目标,如银行、油田、仓库等,并在同伊拉克和叙利亚政府军的武装冲突中缴获了大量军事装备。2014年,“伊斯兰国”组织占领了摩苏尔后,缴获了伊拉克部队遗留的2,300辆“悍马”军车;2015年5月,该组织占领拉马迪后获得了“艾布拉姆斯”坦克等多种美制装备。“伊斯兰国”组织还在同叙政府军的地面战中缴获了大量冷战时期的苏制武器。

第四,“伊斯兰国”组织具备较强的财政管理能力。2014年,“伊斯兰国”组织的资产已达20亿美元。2015年下半年,该组织的收入仍以每月8,000万美元的速度增长,其中收入的50%来自对占领区商业活动的税收,43%来自倒卖石油,其余部分来自贩毒、卖电和捐款等。^③

第五,“伊斯兰国”组织拥有强大的宣传和招募能力。该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宣传活动,不仅定期出版《达比克》(*Dabiq*)等电子期刊,还设立了自己的新闻机构,如在阿富汗建立了“哈里发之声”广播电台。同时,“伊斯兰国”组织充分利用教派话语体系激化逊尼派和什叶派之间业已存在的对立,通过泛化“定判”(takfir)和“圣战”观念,调动极端分子的教派仇恨和宗教狂热,为其暴力恐怖行径提供宗教合法性,并为重建所谓实施伊斯兰教法的“哈里发国家”提供宗教法理依据。^④该组织已建立了广泛的招募网络,在互联网上除使用英语、法语、俄语等西方主要语言外,还使用阿拉伯语、希伯来语、印地语、孟加拉语、泰米尔语、古吉拉特语、乌尔都语等语种进行宣传。该组织的宣传“经过精心策划,以吸引潜在的‘伊斯兰国’成员入伙;恐吓并刺激其敌人采取行动,而这些行动又给了‘伊斯兰国’的宣传以口实。”^⑤2014年8月,摩洛哥抓获一个“伊斯兰国”组织的招募团伙,^⑥表明该组织的“触角”已伸向北非地区。2014年以来加入该组织的外国“圣战”分子数量持续增加。至2014年10月,加入“伊斯兰国”组织的外籍极端分子已达1.5万人,2015年1月增至2万多

① 汪波《西欧伊斯兰极端主义形成的根源研究》,载《阿拉伯世界研究》2015年第2期,第39页。

② 严帅《当前国际恐怖主义的新特征及其发展趋势》,载《现代国际关系》2015年第1期,第42页。

③ “Islamic State Monthly Revenue Totals \$80 Million, IHS Says,” IHS Online Newsroom, December 7, 2015, <http://press.ihsonline.com/press-release/aerospace-defense-security/islamic-state-monthly-revenue-totals-80-million-ihsonline-says>, 登录时间:2015年12月30日。

④ 包澄章、刘中民《对中东变局以来中东教派主义的多维透视》,第44页。

⑤ “The War against Islamic State: It Will Be a Long Haul,” *The Economist*, February 7, 2015, p. 43.

⑥ 张金平《“伊斯兰国”突起及西亚北非恐怖活动的变化》,载《国际观察》2015年第1期,第129页。

人。^① 2016年1月,在叙、伊的外籍“圣战”分子数量已达3.4万人,涵盖120个国家。^② “伊斯兰国”组织的成员构成呈现明显的“全球化”特征,其中不乏来自西方国家的网络、法律专业人士,保证其网络宣传机构可以高效、“合法”运转。

总之,“伊斯兰国”组织“不同于‘基地’和塔利班等,其资金充裕、运作有序、建国目标明确,不只是‘破旧’更在于‘立新’,标志着中东伊斯兰极端主义升级版的出现”^③。

(二) “伊斯兰国”对国际安全的负面影响

当前,“伊斯兰国”组织已建立了遍及北非、西非、东非和西亚、南亚、中亚东南亚等地区的恐怖网络,在全球频繁实施恐怖袭击,与传统的恐怖组织相比意识形态更加极端化,标志着国际恐怖主义活动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

第一,恐怖网络遍及亚洲和欧洲。传统恐怖组织大多藏匿于地下,且从未长时间在正面战场和多国正规军公开作战。“伊斯兰国”组织“建国”近两年,已成为一个准国家行为体,导致反恐模式正在经历根本性转变。在组织规模和形式上,“伊斯兰国”组织建立了以其为核心的全球恐怖网络,比“基地”组织拥有更加广泛的支持。“基地”组织建立的分支有限,且对各分支进行垂直领导。“伊斯兰国”组织除在利比亚、尼日利亚、埃及西奈半岛建立分支外,也实现了数十个极端组织对其效忠,建立了一个全球性的伞状恐怖组织网络。当前,全球已有42个“圣战”组织宣布效忠或支持“伊斯兰国”组织,对国际安全构成了前所未有的威胁。“‘伊斯兰国’组织构建的全球恐怖网络已超越‘基地’组织。”^④

第二,组织实施全球性恐怖袭击。“伊斯兰国”组织频繁在各国实施恐怖袭击,形成了广泛且持续的恐怖效应,严重危害了国际安全。据美国马里兰大学经济与和平研究所发布的《2015全球恐怖主义报告》,2014年“伊斯兰国”组织导致6,073人死亡。2015年以来,该组织在中东和亚欧地区实施的多起恐怖袭击,导致中东形成了以叙利亚和伊拉克为中心、波及亚欧的恐怖主义活动带。仅在伊拉克,该国的暴恐活动造成1.1万人死亡,其中大部分是由“伊斯兰国”组织组织策划的。^⑤ 效忠“伊斯兰国”组织的尼日利亚极端组织“博科圣地”已成为非洲最具破坏性的恐怖组织,

^① 李宁《“伊斯兰国”影响下的西方青年极端化现象分析》,载《阿拉伯世界研究》2015年11月第6期,第89页。

^② Jeff Seldin, “Flow of Foreign Fighters to Iraq, Syria Unrelenting,” In-Depth Coverage, January 7, 2016, <http://www.globalsecurity.org/security/library/news/2016/01/sec-160107-voa04.htm>, 登录时间:2016年1月10日。

^③ 马丽蓉《涉疆暴恐事件中的“中东因素”与国际反恐合作》,载《阿拉伯世界研究》2015年第1期,第28页。

^④ 李伟《从“伊斯兰国”肆虐看国际反恐新困境》,载《现代国际关系》2015年第2期,第7页。

^⑤ “Violence Killed over 11,000 People in Iraq in 2015: UN,” <http://transasianews.com/asia2/73-west-asia/iraq/6978-violence-killed-over-11-000-people-in-iraq-in-2015-un>, 登录时间:2015年12月27日。

其实施的恐怖袭击已导致近 1.5 万人死亡。在南亚和东南亚 效忠“伊斯兰国”的组织也在频繁实施恐怖袭击。

第三 与传统的恐怖组织相比意识形态更加极端化。除直接实施恐怖活动外，“伊斯兰国”组织还获得了比传统恐怖组织更加广泛的影响力，导致国际恐怖主义活动的意识形态更趋极端化。“伊斯兰国”组织通过网络宣传在全球吸引了众多追随者和支持者，号召其发动“独狼”式袭击。“独狼”袭击成为 2015 年全球恐怖活动的一大特点，凸显了“伊斯兰国”组织强大的号召力。该组织实施或鼓动实施的恐怖活动加剧了伊斯兰世界和西方的对立，并导致全球反伊斯兰思潮呈现上升趋势，可能会进一步刺激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的抬头。“伊斯兰国”组织的崛起“作为地区内形形色色的极端思潮和日益猖獗的恐怖主义活动的集中体现，已成为影响地区稳定的最大安全隐患”^①。

二、打击“伊斯兰国”组织的国际博弈

（一）美俄在叙利亚反恐行动中的博弈

在 2014 年 8 月以前，美国在叙利亚和伊拉克并未开展大规模反恐行动。2014 年以来，“伊斯兰国”组织占领了叙、伊大片领土，6 月底宣布“建国”，美国迫于国际压力自 8 月起开始领导反恐行动，主要依靠空袭和援助所谓的叙利亚“温和反对派”两种手段，但收效甚微。随着“伊斯兰国”组织的持续扩张，北非、南亚地区的反恐形势也变得日益严峻。2014 年 9 月，“伊斯兰国”组织宣布建立“西奈省”；2015 年 1 月，该组织宣布在南亚建立包括阿富汗和巴基斯坦部分领土在内的“呼罗珊省”。^②与此同时，“伊斯兰国”组织控制着伊拉克 20% 以上的领土，还占领了叙利亚大部分油田。在此情况下，美国却减弱了反恐空袭力度，并于 2015 年 8 月批准美军打击叙政府军。^③美在叙的首要战略目标是推翻巴沙尔政权，这是其反恐难以取得成效的主要原因。美国通过支持叙利亚“温和”反对派进行“反恐”也不成功。2015 年，美国从 6 000 名叙利亚报名者中只选出了 100 人赴土耳其和约旦参加培训，第一批接受培训的 60 人刚回到叙利亚就被“基地”组织叙利亚分支“支持阵线”打垮，^④第二批更是直接向极端组织投诚。2015 年 10 月，美政府承认培训叙反对派打击“伊斯兰

① 李伟建《中东安全局势演变特征及其发展趋势》载《西亚非洲》2015 年第 3 期，第 7 页。

② Ayaz Gul, "IS Video Shows Group's Extreme Violent Acts in Afghanistan," December 25, 2015, <http://www.globalsecurity.org/military/library/news/2015/12/mil-451225-voa01.htm>, 登录时间: 2015 年 12 月 28 日。

③ "Obama Authorizes Airstrikes in Syria, Raises Risk of Direct Conflict with Assad," *Iran Daily*, August 3, 2015, <http://www.iran-daily.com/News/123789.html>, 登录时间: 2015 年 12 月 30 日。

④ "Qaeda in Syria Attacks US-trained Rebels: Monitor," Yahoo, July 31, 2015, <https://uk.news.yahoo.com/qaeda-syria-attacks-us-trained-rebels-monitor-440410209.html>, 登录时间: 2015 年 12 月 30 日。

国”组织的行动失败。^①同时,叙政府军在美国、“伊斯兰国”组织、叙反对派等势力的多重打击下节节败退,一度面临严重的生存危机。

2015年9月底,俄罗斯开始军事介入叙利亚危机。乌克兰危机以来,俄罗斯的最大利益是终止西方的政治孤立和经济制裁。俄谋求以叙利亚问题是否为突破口实现这一战略利益。叙利亚一旦在俄罗斯的主导下结束内战状态,将彰显俄作为世界大国的影响力,俄还可以借此弥合与美欧的关系。因此,俄罗斯的目标是以军事力量为杠杆,通过左右叙利亚战场局势,主导叙政治谈判进程。随着俄在叙空袭行动的推进,叙政府军转守为攻,不断收复失地。至2016年初,俄罗斯对外宣称已在叙利亚消灭了2,000余名恐怖分子,帮助叙政府军收复了10,000平方公里内的400个居民点。

俄罗斯还组建反恐联盟,进一步扩大了地区影响力。2015年9月,俄罗斯、伊拉克、伊朗和叙利亚在巴格达成立情报中心,进一步加强同伊拉克政府的反恐合作。伊拉克议会防务与安全委员会主任扎米力(Hakim al-Zamili)表示,希望俄罗斯在伊拉克起发挥美国更大的作用。^②10月,俄罗斯与约旦在安曼设立一个协调两国在叙反恐行动的机构。同时,俄罗斯开始积极推动叙政治和解,先后主持了叙政府和反对派之间的两轮对话。^③

俄罗斯的行动使美国在战略上陷入被动,美国被迫调整其在叙伊“不直接参战”的政策,加大了在两国的反恐投入。2011年美军撤出伊拉克后,奥巴马多次承诺不向伊派出地面部队,但2015年11月,美国首次向叙利亚派出地面特种部队,协助打击“伊斯兰国”组织,并宣布向叙反对派增加1亿美元的援助。这一现实导致地区反恐和叙局势呈俄进美退的态势。

此间,俄罗斯遭遇了两次重大打击,但仍保持了战略主动。自埃及穆尔西政权被推翻以来,俄埃关系不断发展。2015年6月,两国首次举行海军联演;8月,俄埃签署核能及军售合同。与此同时,美埃关系日益恶化。2015年1月,美官员会见了到访华盛顿的穆兄会成员,^④6月穆兄会成员两次赴美同美官员进行秘密会晤,埃及召见美驻埃大使表达不满。在俄埃关系升温和美埃关系渐冷时,2015年10月,俄一架

^① “Statement on Syria,” Press Operations, Release No. NR-392-15, U. S. Department of Defense, October 9, 2015, <http://www.defense.gov/News/News-Releases/News-Release-View/Article/622610/>, 登录时间:2015年12月31日。

^② “Iraq to Officially Request Russian Military Action against Daesh,” IRIB, October 7, 2015, <http://english.irib.ir/news/world/west-asia/item/216821-iraq-to-officially-request-russian-military-action-against-terrorists>, 登录时间:2015年12月31日。

^③ “Damascus, Moscow in Reconciliation Talks With Syrian Opposition,” Sputnik News, November 22, 2015, <http://sputniknews.com/middleeast/20151122/1030542069/damascus-moscow-reconciliation-talks-syrian-opposition.html>, 登录时间:2016年1月19日。

^④ 2013年12月,埃及将穆兄会定为恐怖组织。

客机在埃及爆炸坠毁，“伊斯兰国”组织宣布对此负责，此次事件令俄罗斯在叙利亚的反恐行动面临巨大压力，俄埃关系遭受冲击，埃及在经济和安全声誉上也受到沉重打击。俄罗斯并未因客机坠毁事件减弱其在叙利亚的反恐力度，但 2015 年 11 月土耳其击落俄战机事件令俄罗斯的地区反恐再次受到重大干扰。

（二）中东反恐中的土耳其因素

土耳其的叙利亚政策是当前土安全局势恶化的重要原因之一。土耳其在叙的最大利益是防止叙北部库尔德人实现独立进而影响土库尔德人走向分裂。为实现这一目的，土耳其本应支持巴沙尔政权，但土耳其对叙利亚政策却将推翻巴沙尔作为主要目标，导致叙利亚危机久拖不决并激化了与本国库尔德人的矛盾，令“伊斯兰国”组织趁势搅局。2014 年下半年，叙土边境的库尔德城镇科巴尼遭“伊斯兰国”组织围攻，土库尔德人欲援助叙利亚库尔德人，受到土政府的阻挠，导致流血冲突不断。2015 年 7 月前，土耳其并未参加美国主导的反恐行动。7 月 20 日，“伊斯兰国”组织对土耳其南部城镇叙吕奇（Sürtüç）发动恐怖袭击，土遂开始打击在叙、伊的“恐怖分子”。8 月，土耳其正式加入美国领导的反恐联盟，但其打击对象仍以叙、伊库尔德武装为主。

土耳其还谋求通过控制部分叙利亚领土影响叙政局走向。2015 年，土耳其多次提出要在叙西北部和叙土边境建一个由其控制的“安全区”。^①8 月，土亲政府的报纸《塔克维姆》（*Takvim*）刊登了一幅包括叙利亚阿勒颇、伊德利卜和拉塔基亚在内的“安全区”地图，称该区应由土耳其控制并最终成为其“第 82 个省”。^②该地区内聚集着“伊斯兰国”组织的成员，包括大量来自车臣、中亚等地区的极端分子，土耳其试图通过建立“安全区”影响这些组织和左右叙战局。该提议最终因叙库尔德人的强烈反对而未能实现。

俄罗斯介入叙利亚危机，使得土耳其在叙利益受到排挤。俄支持叙政府军的立场，令土难以实现武力推翻巴沙尔政权的目标；俄在叙的反恐行动主要以打击叙西北部极端分子为主，使土控制该地区的企图成为泡影；俄主导的叙利亚政治和解使土在影响叙政局方面的作用被边缘化，进一步造成俄土关系恶化。2015 年 11 月，土耳其在土叙边境部署了上万名士兵。同月 24 日，土耳其击落了俄战机。

土耳其的行动对地区反恐形势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俄土关系倒退，双方本已有限的反恐合作停止。土耳其遂加大对叙反对派的支持力度，在叙和平进程中坚

^① “Turkey, US Plan Border Sweep for IS,” *China Daily*, July 29, 2015, http://www.chinadaily.com.cn/kindle/2015-07/29/content_21440211.htm, 登录时间: 2016 年 1 月 4 日。

^② Christina Lin, “NATO, Turkey, Annexation of North Syria Like North Cyprus,” *The Times of Israel*, November 24, 2015, <http://blogs.timesofisrael.com/nato-turkey-annexation-of-north-syria-like-north-cyprus/>, 登录时间: 2016 年 1 月 19 日。

持强硬立场;2015年12月,土耳其派出少量军队支援伊拉克库尔德人,引发了伊政府的抗议,^①使地区反恐合作陷入困境。

(三) 欧洲加入博弈的原因和影响

在俄罗斯的打击下,“伊斯兰国”组织开始在外围地区进行反扑,其突出表现是2015年11月在巴黎制造了大规模恐怖袭击。这一事件使法国等国打破与俄关系的僵局,以反恐为名积极投入了在叙的行动。法国开始与俄合作反恐,^②软化了之前要求巴沙尔下台的强硬立场。英国也开始在叙进行反恐空袭,卡梅伦首相称“目前一个真正的政治过程正在进行中,这可能导致叙利亚建立一个新政府,我们可以和这个政府合作消灭‘伊斯兰国’组织……但我们不能等这个过程完成才开始打击‘伊斯兰国’组织……我们真正最终的目标是建立一个没有巴沙尔的政权。”^③英国通过反恐行动影响叙政局走向的意图显露无疑。德国也加大了对地区反恐的参与力度,希望叙利亚开启“没有阿萨德的过渡阶段”。

从俄罗斯军事介入叙利亚危机的效果来看,俄罗斯的战略取得了初步成功,在美国领导的反俄联盟中打开了缺口,缓和了与法国的关系,加大了这些国家与俄合作的可能。与此同时,难民问题的恶化进一步导致了叙利亚问题的复杂化,促使欧洲加大了反恐力度。2015年涌入欧洲的难民史无前例地突破了100万人,其中一半是叙利亚难民。^④难民潮使欧洲国家不堪重负,引发了各种安全问题,并可能长期影响欧洲的社会稳定。欧洲难民问题很大程度上是由法英等国数年来干涉叙内政、企图推翻巴沙尔政权的政策引发的,法国等国已经意识到,促进叙内战停火、开展反恐合作符合其国家利益。

(四) 俄美实现部分合作,反恐出现积极趋势

结束叙利亚内战、遏止中东恐怖主义符合美国利益,美俄在叙停战和反恐问题上实现了部分合作。俄军事介入叙战争使美推翻巴沙尔政权的政策陷入困境,在此情况下,叙内战持续对美形成牵制。“伊斯兰国”组织在世界各地频繁制造恐怖袭

^① “Arab League Censures Turkey for Military Build-up in Iraq,” Iran Press TV, December 24, 2015, <http://presstv.ir/Detail/2015/12/24/443094/Arab-League-Turkey-Iraq-Nabil-Elaraby-/>, 登录时间:2015年12月27日。

^② “France, Russia Agree to Exchange Intelligence in Syria Bombing Campaigns - Hollande,” Reuters, November 27, 2015, <https://uk.news.yahoo.com/france-russia-agree-exchange-intelligence-syria-bombing-campaigns-202659961.html>, 登录时间:2016年1月20日。

^③ “Oral Statement to Parliament: PM Statement Responding to FAC Report on Military Operations in Syria,” In-Depth Coverage, November 26, 2015, <http://www.globalsecurity.org/wmd/library/news/uk/2015/uk-151126-ukmod01.htm>, 登录时间:2015年12月30日。

^④ “Refugees and Migrants Fleeing to Europe in 2015 Top Unprecedented One Million — UN,” Global Security, December 22, 2015, <http://www.globalsecurity.org/military/library/news/2015/12/mil-151222-unnews01.htm>, 登录时间:2015年12月28日。

击,国际舆论对美国反恐无效的批评声也日益增多。2016 年 7 月,美国领导的对俄制裁面临延续或停止的选择,如果俄能促成叙内战停止、达成政治和解,有可能换来西方终止制裁,这符合俄罗斯的利益。在此背景下,美俄在叙政治和解问题上相互让步,以实现叙内战停火。俄首先向美立场靠拢。2015 年 12 月,俄反恐政策出现变化,开始支持叙利亚自由军,即西方支持的叙最大反政府武装,向其提供武器等。^①与此同时,美国也缓和了坚持巴沙尔下台的立场。12 月 18 日,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决议,于 2016 年 1 月启动由联合国斡旋的叙利亚和谈。在打击“伊斯兰国”组织方面,当天联合国安理会还通过决议,宣布努力切断“伊斯兰国”组织的资金来源,标志着美俄开始进行反恐合作。

当前,俄罗斯正力促叙和谈成功,但此过程可能长期而曲折。2015 年 12 月底,叙政府和反对派达成停火协议,但停火因一名反对派领导人被政府军击毙而终止。2016 年 2 月底,美俄主导的叙停火再次启动;3 月,叙和谈重启,叙政府和反对派在巴沙尔去留问题上均持强硬立场,谈判可能再次无果而终。俄随即开始撤离在叙的作战主力,这一选择既是俄对美寻求妥协的表现,同时也意在迫使叙政府软化立场,推动叙利亚问题重回政治轨道。

(五) 地区大国的地缘博弈阻碍国际反恐合作

近年来,中东什叶派和逊尼派两大阵营的对立不断加剧,成为叙和平进程及国际反恐合作的重要障碍。伊朗和海湾逊尼派国家长期进行着地缘博弈,“双方博弈兼有‘地缘政治+教派冲突’的双重性质”^②,尤其是美国调整中东政策以来,什叶派和逊尼派的博弈呈现加剧之势。美国“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减少对中东的投入,调整其中东政策,放缓推行‘新干涉主义’,避乱求稳”^③。2011 年,美国听任埃及穆巴拉克政府倒台,并从伊拉克撤军,使沙特对美提供“安全保护”的信心下降。2013 年伊朗总统鲁哈尼上任后,美伊关系缓和,伊核谈判重启,导致沙特对美国的不满愈加明显,对伊朗的敌意加强。“美伊和谈完全搅乱了沙特以伊朗为敌的外交布局,也让沙特彻底丧失因为美国和伊朗敌对而在美国、伊朗、沙特三边关系中享有的优势地位。”^④2013 年,沙特拒绝出任联合国安理会轮值主席国,并承认和以色列共商对付伊朗。2015 年初,沙特国王萨勒曼登基,沙特摆脱对美安全依赖的趋势更加明显。3 月,伊核谈判期间,沙特对也门什叶派胡塞武装开战,针对伊朗的弦外之音明显,也

^① “Putin: Russia Supports Leading Western-Backed Opposition Group,” *Global Security*, December 11, 2015, http://www.globalsecurity.org/wmd/library/news/syria/2015/syria-151211-voa01.htm?_m=3n%2e002a%2e1585%2ehp0ao04f6x%2e1geu, 登录时间: 2015 年 12 月 29 日。

^② 田文林《新一轮中东动荡期形势评估》,载《阿拉伯世界研究》2015 年第 2 期,第 28 页。

^③ 安惠侯《观察中东局势应避免严重误判》,载《阿拉伯世界研究》2015 年第 4 期,第 13 页。

^④ 赵建明《中东变局后沙特外交理念与范式的新变化》,载《西亚非洲》2015 年第 2 期,第 8 页。

彰显了沙特“更多依靠自身力量谋求安全”^①的战略调整。5月,萨勒曼国王缺席美国在戴维营举行的美国与海合会国家首脑峰会。沙特开始“积极寻求美国之外支持者,一是强化与欧洲联系,接连与英、法达成军购大单,并与法签署核能协议;二是积极拉近与俄关系”^②。6月,萨勒曼国王派副王储兼国防大臣穆罕默德·本·纳伊夫出席俄主办的国际经济论坛,并与俄签署核能合作协定;7月,沙特宣布向俄投资100亿美元。在俄沙关系改善的同时,一年多来沙特坚持石油战,在油价下跌的情况下始终不减产,企图压垮美国的页岩油产业,其战略初步奏效。美国能源信息局称,2015年11月,美国页岩油钻井的平均开采量自2013年来首次停止增长;据设备供应商贝克休斯公司称,大多数美国石油公司计划减少2016年的新钻井支出,这表明美国的页岩油行业确实因油价下跌受到了冲击。

2015年7月,伊核协议达成后,伊朗呈崛起态势,导致沙伊关系进一步恶化。“重压在伊朗身上的核问题这座‘大山’被移走,加之美国对中东事务保持一定距离、避免深度卷入的做法,使伊朗终至兑现伊拉克战争后其在中东坐大的‘红利’。”^③自伊核协议达成以来,伊朗对外关系明显改善。10月底,伊朗4年来首次参加了叙利亚问题国际会议,表明美国对伊朗立场发生改变,允许其在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俄罗斯也加强了对伊朗的支持。11月,俄伊达成了核技术、工业合作、军售和50亿美元贷款的协议。^④2016年1月,国际社会对伊朗解除制裁,伊朗随即上调了石油产量,其能源供应将使已饱和的世界能源市场雪上加霜。与此同时,欧洲各国政要率工商界纷赴伊朗,抢占其巨大的市场。“伊朗有可能从制裁解除中获得更多经济好处,而且这种新发现的财富将使伊朗既能迅速增强军事能力,又能更好地支持其在本地区的盟友(包括叙利亚、伊拉克、也门和黎巴嫩),从而在中东地区获得更大发言权……对中东十国精英层的一项民调显示,绝大多数人认为,未来5~10年,伊朗将是中东最具影响力地区大国。”^⑤这一现实加剧了沙特等海湾逊尼派国家对伊朗崛起的担忧和敌视。

近年来,什叶和逊尼两大阵营的斗争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一是2015年12月,沙特宣布组建由34国参加的伊斯兰军事反恐联盟,该联盟将伊朗排除在外。这是沙特在领导打击也门胡塞武装组织的联军后第二次担当地区“盟主”角色,担任逊尼派领导者的意图明显。二是沙特和土耳其加强了战略合作。2015年12月,沙土两国宣布成立高级别的战略合作委员会,协调在叙问题上的立场,坚持要求巴沙尔

① 王震懿《军事能力掣肘沙特“大国梦”》,载《国际先驱导报》2015年12月23日,第5版。

② 龚正、孙冉《中沙关系:战略合作升级版》,载《现代国际关系》2015年第12期,第12页。

③ 李绍先《伊核全面协议的影响评估》,载《西亚非洲》2015年第5期,第14页。

④ “Putin Allows Nuclear Help for Iran,” *Global Times*, November 23, 2015.

⑤ 田文林《中伊关系:核协议签署带来新机遇》,载《现代国际关系》2015年第12期,第5页。

下台。三是 2016 年 1 月,沙特处决一名什叶派教士,激化了与伊朗的教派矛盾,带动巴林、苏丹、索马里先后与伊断交,阿联酋降低了与伊外交关系级别,科威特、卡塔尔则从伊召回大使。

什叶派和逊尼派两大阵营对抗的加剧,不利于叙和平进程与打击“伊斯兰国”组织的国际合作。沙特和土耳其对叙内战均发挥着重要影响。沙特对叙反对派影响巨大,其支持的逊尼派“伊斯兰军”是叙利亚最大的反对派组织之一,^①拥有 1.5 至 2 万名武装人员,在大马士革东部势力强大。土耳其作为叙邻国,影响着恐怖组织和极端组织人员及物资向叙的流通。此前,伊朗缓和了在叙问题上的立场,2015 年 10 月曾表示“不支持巴沙尔永远掌权”。而教派对立加剧后,“沙特与伊朗在海湾和中东地区层面的争锋很可能会升级”^②,不利于叙和平进程及国际反恐合作。

三、国际社会打击“伊斯兰国”组织前景分析

打击“伊斯兰国”组织,不仅要瓦解其在全球的恐怖网络,也要根除其意识形态领域的影响,这无疑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一) “伊斯兰国”的实体力量将逐渐削弱

总体而言,2015 年“伊斯兰国”组织在叙伊占领地区有所缩减,实体力量呈下降趋势。在俄、美等国的协助下,叙伊两国政府军从恐怖和极端势力手中收复了部分失地。伊拉克的地面反恐力量主要包括政府军和库尔德人武装,空中力量主要是政府军和美国领导的反恐联盟。库尔德武装收复了伊拉克北部的耶兹迪人聚居区,政府军夺回了石油重镇拜伊吉、交通枢纽辛贾尔、安巴尔省首府拉马迪等地,^③但“伊斯兰国”组织仍控制着尼尼微省和安巴尔省。叙利亚的地面反恐力量主要包括叙政府军、库尔德武装、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和黎巴嫩真主党。2016 年 3 月,俄罗斯从叙利亚撤出主力部队后,俄对“伊斯兰国”组织等极端势力的空中打击略有减弱,这些极端组织是否会在叙战场卷土重来仍有待观察。

2015 年,“伊斯兰国”组织在叙、伊战场上总体呈现失利态势,其作战方式和组织形态已经出现变化。该组织的“作战方式可能向运动战和游击战演化”,“组织形态可能从控制大城市的准政权组织向乡村武装割据演化。”^④2016 年以来,“伊斯兰国”

① “Airstrike Kills Prominent Rebel Leader in Syria,” World News, December 25, 2015, http://article.wn.com/view/2015/12/25/Airstrike_Kills_Prominent_Rebel_Leader_in_Syria/, 登录时间:2015 年 12 月 27 日。

② 雷昌伟《王室权力机制与沙特政权这稳定》,载《阿拉伯世界研究》2015 年第 6 期,第 86 页。

③ “Iraqi Troops Advance on IS Fighters in Battle for Ramadi,” Global Security, December 23, 2015, <http://www.globalsecurity.org/wmd/library/news/iraq/2015/iraq-151223-voa01.htm>, 登录时间:2015 年 12 月 30 日。

④ 周鑫宇、石江《“伊斯兰国”最新发展趋势探析》,载《现代国际关系》2015 年第 5 期,第 47 页。

组织在战场上未取得大规模胜利,但发动的暴恐袭击呈现上升之势,特别是在伊拉克,该组织因实力受到遏止更多采取暴恐袭击方式进行反扑。

“伊斯兰国”组织和“基地”组织之间的矛盾也是其发展受限的重要原因。2011年,“伊拉克伊斯兰国”组织(“伊斯兰国”组织的前身)在叙利亚掠夺资源和扩充人员,“基地”组织恐其坐大,令其退回伊拉克。但该组织不服从命令,一度与“支持阵线”发生火并。2014年初,“基地”组织宣布同“伊拉克与沙姆伊斯兰国”断绝关系。但“伊斯兰国”组织的影响力不断提升,导致一批原本追随“基地”组织的恐怖和极端分子转投其麾下。2015年11月,“阿拉伯半岛基地组织”和“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两大分支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伊斯兰国”组织滥杀无辜,与该组织进一步划清界限,试图通过塑造自身的“温和”形象维持其社会基础。“伊斯兰国”组织推行极端统治,不仅视其他宗教或教派为异端,还杀害不认同其极端意识形态的逊尼派穆斯林,并实施大规模屠杀,导致其占领区的民众不断逃离,造成该组织实力逐渐缩减。这表明“伊斯兰国”组织的发展可能已经过极限拐点,实力呈现下降趋势。

(二) 消灭“伊斯兰国”组织斗争的长期化

当前,彻底消灭“伊斯兰国”组织仍存在多方面的障碍,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第一,叙利亚、伊拉克、利比亚等国呈现分裂之势,为“伊斯兰国”组织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空间。在叙利亚,巴沙尔政府、叙反对派、各类恐怖组织和库尔德人四股势力呈现对峙之势,内战仍未结束。在伊拉克,阿巴迪政府、“伊斯兰国”组织和库尔德人呈现三足鼎立之势。伊拉克政府出于地缘政治考量限制美国打击“伊斯兰国”组织的行动。2015年12月,美国宣布将向伊派遣地面部队,但遭伊政府拒绝,表明该国有意减少对美国的依赖,欲在美俄之间寻求平衡。教派矛盾也使伊拉克打击“伊斯兰国”组织的行动十分艰难。逊尼派民众受到来自“伊斯兰国”组织和什叶派民兵的双重压力而无所适从。未来,伊拉克的反恐形势仍将受到大国博弈、叙战场形势及和平进程的影响,这对伊政府的领导能力提出了重要挑战。在利比亚,“伊斯兰国”组织的成员数量已超过3 000人,呈猖獗扩张之势。^①

第二,教派矛盾和恐怖主义的肆虐使阿拉伯世界呈现碎片化特征,中东地缘政治格局的调整,不利于地区各国开展反恐合作。“阿拉伯之春”激化了中东的教派和民族矛盾,地区“稳定之锚”沙特亦受到冲击,“地区稳定压舱石”埃及饱受社会动荡和恐怖主义之害,维护地区安全的影响力大幅下降。地缘政治、教派斗争与恐怖主义之间形成了恶性循环。“伊拉克、叙利亚和‘伊斯兰国’缠斗的结果是阿拉伯民族

^① “Up to 3 000 Daesh Militants Operating in Libya: UN,” Global Security, December 2, 2015, <http://www.globalsecurity.org/wmd/library/news/libya/2015/libya-451202-presstv01.htm>, 登录时间: 2015年12月3日。

力量被削弱。”^①美国和伊朗关系趋缓导致中东地缘政治格局出现重要调整,地区大国间的博弈日益加剧。地缘政治竞争及教派矛盾尚未出现明显缓和,使中东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仍存在进一步坐大的可能性,不利于国际反恐合作。

第三,世界大国难以形成反恐合力。有观点认为,美国并不愿彻底剿灭“伊斯兰国”组织,其“适度存在反而对美国更加有利,因为该组织搅局会使中东国家不得不更加依赖美国,并在中东地区形成相互制衡局面,从而为美国推行‘离岸平衡’政策创造新的历史契机。就此而言,美国不愿将该组织赶尽杀绝”^②。美战略重心移至亚太地区后,视中国为主要的战略对手,令其难以在中东加大投入打击“伊斯兰国”组织。进入 2016 年以来,美国不断声称在打击“伊斯兰国”组织方面取得了进展,主要是对其进行网络攻击并击毙了数名“伊斯兰国”组织高级头目。但是,如果西方国家不改变推行霸权主义、在巴以问题上偏袒以色列的做法,中东产生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的土壤将继续存在。因此,只有“美国等西方国家放弃反恐双重标准才能使国际反恐合作取得切实进展”^③。

第四,“伊斯兰国”组织可能发展出新的应对策略。一方面,该组织可能继续加强同其他恐怖组织的合作。2015 年 10 月底,“伊斯兰国”组织和“支持阵线”已摒弃前嫌,合作对抗叙政府军。恐怖主义势力之间的合作将使国际社会反恐增添更多变数。另一方面,一旦恐怖分子从叙利亚和伊拉克溃散至北非、中亚、南亚和东南亚地区,或回流至来源国,世界多国面临的恐怖主义威胁将呈现上升趋势,遏止恐怖分子渗透的挑战将更加严峻。

第五,在意识形态领域,“伊斯兰国”组织仍具有强大的宣传和招募能力。2015 年 10 月,该组织发布视频,首次使用希伯来语威胁以色列。以色列情报机构称,约有 40 名以色列籍阿拉伯穆斯林加入了“伊斯兰国”组织。由此可见,根除“伊斯兰国”组织宗教极端意识形态影响的任务仍十分艰巨。

(三) 中国将积极发挥建设性作用

“伊斯兰国”组织的崛起也使中国面临严峻的反恐形势。该组织在中东地区的疯狂肆虐及其溢出效应,导致了中亚和南亚地区恐怖主义异常活跃,在中国西部外围形成了一条国际恐怖活动高发带。在此地带频繁活动的跨国恐怖组织多达 50 多个,其中很多恐怖组织已宣布效忠“伊斯兰国”组织,该组织也曾宣称要投入 7 000 万美元在中亚开辟第二战场,导致中国(特别是西部地区)面临的安全威胁加大,也使中国的海外利益和公民安全面临更大的安全风险,包括“一带一路”在中东地区的

① 杨元勇《中东当前动荡局势的成因及未来走向》,载《当代世界》2015 年第 6 期,第 42 页。

② 田文林《新一轮中东动荡期形势评估》,载《阿拉伯世界研究》2015 年第 2 期,第 36 页。

③ 安惠侯《中东剧变趋势分析》,载《阿拉伯世界研究》2015 年第 1 期,第 5 页。

推进和中国能源通道的安全均面临恐袭风险。

除外围威胁外,“伊斯兰国”组织也对中国内部安全产生了负面影响。该组织鼓吹“迁徙圣战”(伊吉拉特)吸引极端分子赴中东参战,这些极端分子一旦“回流”将对中国国内安全造成严重威胁。当前,“迁徙圣战”已成为“基地”组织、“伊斯兰国”组织等极端势力招募外国战士的重要渠道。^①这些恐怖组织招募“东突”分子赴中东参战,但往往在当地受到歧视,使这些人萌生回国的想法,其中一些人想回归正常的社会生活,另一些人则想回国继续进行“圣战”,这对中国国家安全和稳定构成了严重威胁。

中国一直致力于推动打击“伊斯兰国”组织的国际反恐合作,并在叙和平进程中发挥积极的建设性作用。2015年12月,中国政府邀请叙副总理兼外长穆阿利姆访华,穆阿利姆表示叙政府愿与反对派和谈。^②这是叙政府首次表示接受联合国安理会2254号决议,愿意在联合国主持下与反对派谈判。2016年1月,叙利亚“反对派和革命力量全国联盟”主席胡杰访华,也表示支持安理会2254号决议,准备参加联合国主持下的谈判。这表明中国的斡旋对促进叙利亚问题政治解决发挥了重要的建设性作用。

中国还在劝和促谈方面积极发挥自身影响。“中国作为不结盟大国,应在伊朗、沙特、埃及、以色列、土耳其之间维持全方位平衡外交,有条件从伊朗、沙特两方面做工作,发挥政治桥梁作用。”^③“除在中东地区冲突方之间保持一种平衡外,中国在参与中东地区冲突治理时还注意在美、欧、俄之间保持一种战略平衡”^④,这种立场有利于促进各方弥合立场,推动在联合国框架下解决叙问题,进而为国际反恐合作的深化创造有利的条件。

(责任编辑:赵军)

① 钱雪梅《基地的“进化”:重新审视当代恐怖主义威胁》,载《外交评论》2015年第1期,第129页。

② “Syria ‘Ready to Participate’ in Peace Talks,” Global Security, December 24, 2015, <http://www.globalsecurity.org/wmd/library/news/syria/2015/syria-151224-voa01.htm>, 登录时间:2015年12月29日。

③ 牛新春《中国中东战略的基本特性》,载《现代国际关系》2015年第12期,第2页。

④ 孙德刚《中国参与中东地区冲突治理的理论与实践》,载《西亚非洲》2015年第4期,第95页。